

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

尘埃

原著：〔俄〕山·马克戈万

翻译：脱启明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尘埃

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

原著：（俄）D·马克戈万

翻译：脱启明

本书 1898 年 12 月由俄国圣·彼得堡 A·杰夫林耶出版社出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尘埃：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 / (俄) 马克戈万著；脱启明译.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2

ISBN 7-5387-1841-9/I.1737

I. 尘... II. ①马…②脱…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985 号

尘 埃

原 著：(俄)D·马克戈万

翻 译：脱启明

责任编辑：张 明 焦 瑛

装帧设计：圆慧工作室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20 开

字 数：200 千字

插 图：232 幅

印 张：13.5

版 次：200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200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15000

书 号：ISBN 7-5387-1841-9/I.1737

定 价：25.00 元

原版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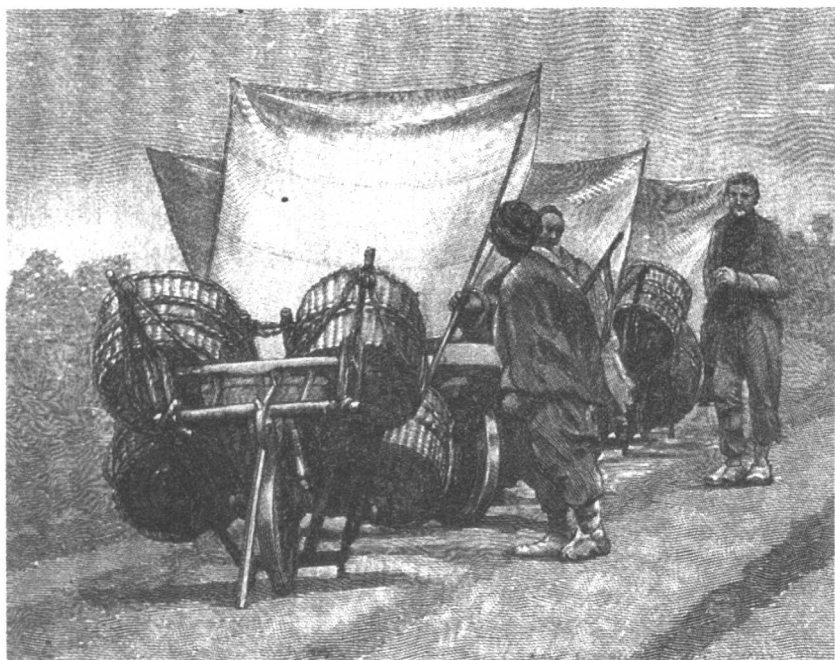
有关中国的报道及叙述无论是多么出色，似乎都不能满足人们要求更多地了解这个神秘国度的人文世界及奇特生活的强烈愿望。一些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在那个语言不通、相互陌生的国度旅行的同时，还要潜心观察民情、社情，并且日夜不停地做着手记与报道。为了使欧洲的读者进一步丰富有关中国的知识，这些专家们以极大的耐心与毅力深入地研究着中国的语言——它们游戏般的文字，甚至是艰涩难懂的专业称谓。

近年来，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向读者讲述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今天向读者提供的就是一部由中国问题专家马克戈万先生编著的有关中国民生、民情的专著。

该书里，读者不会再赘读到枯燥无味的有关政治、宗教方面的说教。

该书对俄国的读者是很有益处的。书中图文并茂，不仅写有中国北方民众的生活状况，而且还有我们所陌生的中、西、南部平民百姓的生活真实写照。

当代中国人的欢乐与痛苦是该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作者 D·马克戈万（右一）和农民在一起

目 录

1/	第一章	土地所有制
14/	第二章	国家管理
29/	第三章	中国的军队
42/	第四章	国家的考试制度
49/	第五章	中国的经典书籍
60/	第六章	学校与教师
73/	第七章	祭祀祖宗
90/	第八章	风水
100/	第九章	预测师——中国的神职人员
109/	第十章	心灵审判所——寺庙
120/	第十一章	佛院
128/	第十二章	法院与刑法

138/	第十三章	私刑
147/	第十四章	医疗与医生
156/	第十五章	借钱与还债
165/	第十六章	戏剧与街头演出
173/	第十七章	市井生活
190/	第十八章	扬子江上
200/	第十九章	家庭与居住
214/	第二十章	农民与他们的生活
225/	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道路交通
235/	第二十二章	妓女 乞丐
244/	第二十三章	"面子"
251/	第二十四章	中国人的优点和缺点



第一章

土地所有制

中国不仅仅是君主集权制国家，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男性君主集权制，在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大国里，男性占据着绝对的权威地位，而在它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产生过真正的女性君王，这和欧洲历史产生过诸多女王迥然有别。

当然，这也并不能说明在中国，女人就和政治、和权力无缘，相反也曾有过许多位女性政治家，她们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政权，却还是要通过亲手扶植的小皇帝——一般情况下是她的儿子，来向全国臣民发布政令，而她们也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君王，而且这种权力是有严格限制的，一旦小皇帝长大成人，她们就必须把权力交还给皇帝，而自己退居深宫，过着地位尊崇却没有任何权力、寂寞而又无聊的生涯，尽管她们实际上更有能力，也更适合治理这个国家。

作为外交人员，我曾有幸拜见过中国当代的女性政治家——被中国人称作老佛爷的慈禧皇太后。

这位皇太后如同她的前辈们一样，先是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帝，儿子死后，她又立自己的一个外甥作了皇帝，而自己始终牢牢把持着政权，她也曾被迫交出过一次权力，随后不久，在几位握有军权的大臣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把尚未握紧权杖的皇帝软禁起来，收回了权力。

在一座奢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宫殿里，我见到了这





晚年的慈禧太后



位当代中国的实际主宰者。服饰的华丽和珠宝的炫目都难以掩饰她疲惫的老态，只是脸上还装出至高无上的尊严。

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外交朝拜，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拜会结束后，几位大使一致要求见见那位虽被软禁却未遭废黜的君王——光绪皇帝，看得出来这位女主宰者对此请求既感厌烦又觉无奈，却还是答允了，并吩咐侍从人员安排会见事宜。

在另一座相对简朴得多的宫殿里，我们见到了这位处于软禁之中的皇帝，他是在一次不成功的政治变革中被推翻的，然而奇怪的是失败的政治改革却为他带来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各国甚至把他的政治变革称赞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并认为他也如同他邻国那位把日本带向富强的天皇一样，是位有政治头脑又敢想敢为的好皇帝，只是命运对他太苛刻了。

皇帝依然年轻，苍白得近乎病态的面容满是疲倦，那张依然不失英俊的脸上却淡漠得没有任何表情，他也只是随口说了几句“请坐”、“请喝茶”之类的场面话，却未对他的国家、他的臣民发表任何看法，这当然与他的处境有关。几分钟后，皇帝便在侍从人员的簇拥下回到了里面，会见也就结束了。

过后我才知道，各国使节要求拜见皇帝居然是在保护他，那位把他扶植成皇帝又把他推翻的皇太后一直有心要正式废黜并杀害他，只是迫于各国的外交压力，才没能如愿。各国使节每隔一段时期便要求拜会皇帝，一来是要亲眼看看皇帝本人是否还健在，二来也是向那位皇太后施加压力，使之不敢轻易下手，后来这位皇帝也就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众所周知，中国的所有土地，如高山、谷地、耕田、荒原等，都归皇帝一人所有。朝廷可以随时随地征收所有土地。对于已被开垦耕种的土地，它们只象征地支付一些损失费，而从不顾及失去土地者的悲惨命运。由于中国人很清楚自己国家的体制与制度，所以，即使正在耕种的土地被朝廷征用了，也没有人去控告，或者反抗。

几年前，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清政府拟在全国范围内架设电报网。于是，有人便担心，架设电报网要经过大片的农田，如果老百姓的耕田被毁了，他们能答应吗？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担心，主办者还是开工了。正如所预料的那



清朝大臣

样，几千公里的电报网横贯全国，占用了许多旱田与水田。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竟没有一家农户向当地政府提出索赔或要求补偿的。

当然，该电报网的铺设不仅只是毁坏平民百姓的农田，而且还会毁掉有钱人家的庭院。不仅如此，它的架设还肯定会与颇为迷信“风水观”的遗老遗少发生冲突。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风水”是最怕碰撞、受伤及触怒的。可以说，它神圣而不可侵犯。

不过，受中国土地所有制意识的影响，预计要发生的事都没有发生。

全部架设工程波澜不惊，顺利进行。这种对直接损害自身利

益的行为漠然处之的态度，使我们感到：如今的中国人仍像置身于史前阶段，即中国人传说的神农、伏羲时代。

工程进行中也曾遇到过小小的麻烦，但是很快就解决了。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当劳工挖坑作业时，恰巧碰到了一块墓地。据说该墓地是由皇帝赐予的，所葬之人曾是清政府的要人。逝者的后人见到祖上的墓地被碰了，吓得惊慌失色。他预感到，被触怒的神灵似乎要把全家人的性命及祖先生前遗留下的全部钱财都葬进这坑道里。

后人快步跑到坟墓旁，一下子跳进坑道里，大声叫道：“不许再挖了！如果你们敢在这里埋下一根电线杆，我就立即死给你们看！”

从那色厉内荏的表情看，他是决不敢与代表着皇帝旨意的施工队相对抗的。不过出于对祖辈及御赐墓地的敬重，他又不得不挺身而出，表白自己的心意。

事态骤间紧张了起来，施工的人停下了手中的活。这时，一直跟

随在外国专家身边，负责调解民事纠纷的朝廷代表站了出来。只见他走近那位一直坐在坑道里的后人，开始规劝道：“我真不明白，像您这样既聪明又有学问的人怎么能像个孩子一样不懂事！难道您真的不清楚大清上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皇上的！就连你们祖辈的所有钱财、荣耀不也是皇上给的吗？！而如今架设电报网、挖坑施工正是按皇上的旨意去做的。您可别忘了，如果抗旨，那可是要杀头的！不但杀您的头，还杀您的全家人的头。您想，我这些话可不是开玩笑的吧！”

官员的规劝，言简意赅。听罢，那个书呆子就规规矩矩地从坑道里爬了上来。他走到官员面前屈膝行个礼后，便默不作声地站到了一边。

施工又照常进行下去。

清政府的土地所有制还反映在皇家税收体制上。在中国，土地税收与海关关税税收都由国家统一控制。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对税收苦不堪言。因为，除土地税外，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受朝廷的俸禄制度的约束，地方官员的额内收入很有限。所以，许多地方官就把自己的薪水、杂费及额外工资统统地打入到老百姓的



中国的乡村住宅

税收上去。在中国，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政府不负责官员的工资及花费。

现行的土地税始创于 1644 年，也就是满清皇帝登基之时，在该税制实施前，他们检查了所有花押在册的土地契，通过整理、修正，最终制定出了新的土地税收制度。同时，也就制定出了新的所征税额。新的税制以圣旨的形式诏告天下，并强调，今后任何时候都不能随意更改本税制。

由此，该税制便沿用至今。严格地说，该制度所规定的税额并不高。因为开国皇帝及朝廷都十分注重平民百姓的利益，尤其是要衡量他们的承受能力。比如，从事水田作业的农户，只要其稻米获得中等程度的收成，那么就绝对能交得起税。而从事旱田作业的农户，只要大豆获得中等程度的收成，也一定有能力交足税款。此外，该税制对田地、种子、收成的优劣都有较详细的划分和规定。具体地，对土地肥沃的水田，其收税额为 300—350 文钱；而对旱田，其税额为水田的一半。就是水田，如果其位置远离于水源，那么对它的收税也肯定要少于取水方便的水田。总之，税额是根据不同条件、不同标准来制定的。

表面上看，满清税收似乎很合理，其实不然，具体实施时，它的弊端就逐渐显示出来了，而且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久而久之，这种“负担”就转化成了怨恨。

比如，实施时，第一个问题就出现在“税吏”上，即由朝廷任命的收税人，而恰恰是这些骗子一样的税吏才败坏了清政府的税收制度。他们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老百姓征收私自制定的税费。到头来，老百姓两手空空，朝廷也没得到应收的税金，只有这些蛀虫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不但中饱私囊，而且还能通过行贿逃避国家的法律制裁。

无论老百姓怎样竭尽全力增加收入，也远远满足不了当地官员的横征暴敛。由于不受任何约束，所以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在肆无忌惮地聚敛财物。通常情况下，官员的收入不是来自薪水，而是来自非法所得。

长久以来，朝廷上下虽然也有明智之士对现行的税收制度，包括用人制度等多有意见和看法，但是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皇帝提



矿工

出修改或更正。要知道，这是由先皇帝批准的。而且当时特别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随意改动。况且，它还每日每时地养活着一批大小不等的贪官污吏。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经常有因不满当朝政府腐败舞弊行为而引起民众暴乱或起义，有的还因此而推翻了当朝皇帝。但是，一阵急风暴雨过去之后，历史依旧，新政权、新皇帝依旧，被暂时废除的东西又很快恢复过来。而在旧胚胎里产生的新法规、新制度与过去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的确，目前在中国实施的一些制度，其中包括人头税等，正在严重地腐蚀着一大批清朝官员。这其中最贪婪的当属税吏。他们现在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如何更快速地榨取钱财。这些人只要与酒肉朋友一聚，就能找出敛财的办法。由于长时期的苦心经营，所以在职期间，他们每个人都能积攒下厚厚的家底，而这些家底足够买房、买地，甚至开钱庄的。我们欧洲人有一句谚语：真正的宝藏要用劳动和智慧来挖掘，而不义之财则要靠卑鄙和诡计来套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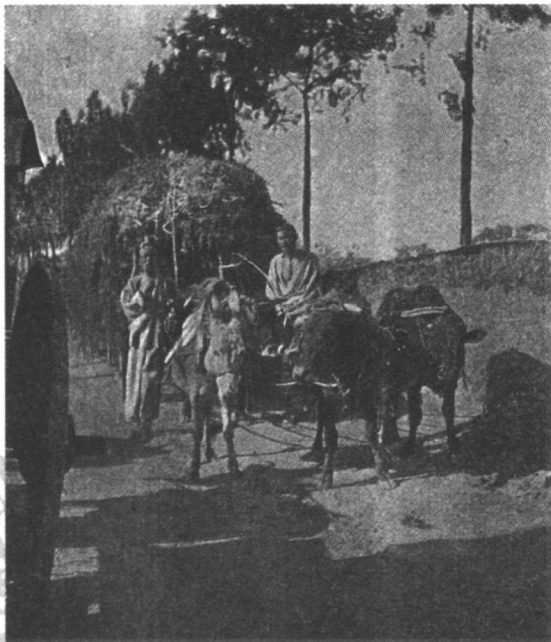
这里，中国的税吏是地地道道的榨取老百姓血汗的人。因此，中国的平民百姓都对他们恨之入骨。这些已丧失了基本人格的骗子，只要没人去猛烈地鞭挞、抨击他们，他们就不会有一丝的收敛。

清政府一年征收两次税费，即年初、年尾各一次。在每次收税之前，各地官员都要策划好收税方式、方法。对收成不好的农户，收税的手段极为严厉。

总的来说，中国人的生活普遍困难。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获得丰收前根本拿不出钱来交税。所以，来收税时，他们就不得不想尽办法来凑足税款。比如，女人们拿出自己的金银耳环和发簪，男人们甚至出售耕地农具。对于既无首饰又无农具的农户，税吏则对其采取百般刁难、日夜折磨的办法，使其交税。出于无奈，有的农户只好把家里做饭的铁锅、甚至是破旧的房屋拿来作抵押交税。当然，这些失去居处的农民只好靠沿街乞讨来度日。

为了敲诈百姓交税，各级官员可谓绞尽脑汁。有一个地方为了促使那些有生意、有买卖的居民提前完税，竟不惜借用风骚女人的力量来助阵。

对于在特殊情况下不能按期交税的农户，比如，因个人或家中有事而晚交了一两个星期的，税吏的态度也十分蛮横。他们会登上门来对纳税人大喊大闹：“你知道不，不按期交税，这也是一种抗税表现！抗大清政府的税，是要受到惩罚



山东的农民



已婚的中国妇女

的！现在，你必须付双倍的税费。否则的话，你就别想拿到纳税证明。”

结果，这些可怜的纳税人还必须违心地交纳双倍税费。因为他们知道，激怒了税吏，就有被诬陷、过堂的可能。事实的确如此。那些专门诬陷、诽谤纳税人的税吏们有着一套常用的托词，如：当我们向他征税时，他不但交，而且还骂人……还打人……还诅咒大清政府，等等。

下面举个我所熟知的例子。有个人去世后遗留下了几块土地，可是生前他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按清政府有关法规规定，人可以死，但是其遗产，其中包括土地，要照章纳税。于是该地块被写进了纳税名录簿里。可是主人死了，到哪儿去收钱呢？这时，阴险的税吏就想起了死者的邻居。他们找出一位有能力纳税的农户，要求其替人纳税。该户主坚决反对，认为这种“绝户地”与己无关。遭到对方的拒绝，本属于情理之中。不过，那位嘴叼着大烟枪、斜楞着眼的税吏则皮笑肉不笑地对该户主说道：“我们也明白这不是你的地。但是，有人告发，说是你们经常使用这块地。”这显然是胡说八道。而税吏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对方，以达到某种险恶的企图。果然，被激怒的农民真的向对方发起火来，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做出了不该做的举动。

见时机成熟了，卑鄙的税吏就冲上前拽住农民的衣领往外拖。

此时，怒不可遏的受侮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抬手打了税吏。不仅是他，那两个一直站在身边，愤愤不平的儿子也一齐冲

上前把这个可恶的税吏痛打一顿。

倒在地上的税吏，虽然挨了打，但是内心还是畅快的：目的达到了！这“抗税”的帽子已经给他戴上了！为了渲染气氛，他声嘶力竭地嚎叫着。与此同时，身边的随从早已跑回衙门报案去了。时间不长，五个衙役外加税吏的老婆便气势汹汹地来到现场。

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打倒在地，泼妇样的老婆便哭天抹泪地大骂起“凶手”来，并声称一定要为自己的秉公执法的丈夫讨回公道。

戏，演得惟妙惟肖。

此时，淳厚的农户一家人才翻然醒悟：自己上当了！他们忘记了冤枉与屈辱，一个个脸色煞白。因为恐惧，以致浑身颤抖。他们知道，因为痛打税吏，可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雨点般的拳头落在父子身上。即便如此，那位披头散发的泼妇还在不依不饶地煽动着更多不知情的过路人拳打脚踢眼前的已经奄奄一息的可怜父子。五个冷若冰霜的衙役，袖手旁观地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闹剧。

在“导演”的策划下，闹剧演得激烈、刺激。看到预期目的已经达到，税吏就向农户摊了牌：只有赔钱，才能了断此事。受侮的农户只能吞下这颗苦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一百吊钱了断。该农户向税吏赔偿一百吊钱。这一百吊钱可耗去一个苦力的两年工时。钱一到手，该税吏便一下子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拍拍身上的土，便与众喽罗前呼后拥，兴高采烈地走出农院。

在中国，近一半的官司为土地官司。为交税，许多农民不得不拿自己家的土地作抵押。但是，土地



中国富家儿童